

第一章  
进选东宫大妃



浑河，不知何时因何而得名，它在辽沈平原上是那样宽阔而清澈，清得连水里的鱼都能看见。在这里，鱼儿也长得特别大，钓鱼人从来不用网，他们撑着船仅靠鱼叉就能喜获丰收，所以他们称叉鱼为河猎。

时节已过春分，河上已经可以摆船，可是岸边枯草还掩盖着冰块，冰上草中一朵一朵的白雪装点着平静的河的两岸。镶着白边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河装点着黑蒙蒙的大地，虽然已是阳光灿烂，但那不多的冰雪却让人感到早春的寒意。

这几天，河的北岸立起了十几座圆形的蒙古帐篷，也叫蒙古包。那一顶一顶镶着蓝边的白色帐篷在阳光下特别耀眼。白蓝相间的蒙古包拥卫着中间那个披着金顶的大帐篷，远远望去那样鲜亮。一群群蒙古马散放周围，几十个健壮的蒙古武士立在帐外。在离这中心帐篷较远的地方还出现了像一堆堆蘑菇似的小群蒙古包。

这是一个临时的人群聚落，聚落的中心是那金顶的大帐。

在金帐之内，几个穿着华丽的蒙古妇女围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妇女们七嘴八舌的，还时时夹杂着她们的笑声。

小女孩头戴镶满金银珠宝饰物的蒙古帽，白毛茸茸的帽檐覆盖着从额头到颈项的白皙的皮肤，大红缎子的蒙古袍衬托着那张透着红润的圆圆的充满稚气的脸，腰间系着的红缎带把那娇小的身材裹束得利落而轻捷，她项戴金圈，手戴金镯，脚踏做工精湛的蒙古小皮靴，一切的华丽显现着她的尊贵。

她就是蒙古扎鲁特部贝勒戴青的女儿，叫明珠。明珠在扎鲁特部落里是第一美女，又聪明活泼，因此特别得到父亲的偏疼，她是在娇宠中长大的，夸赞之语每天都伴随着她。她敢与成人比马术，敢带着猎犬撵狼，凡是她想做的事，不管多难多险谁也劝不住。她的个性与美貌像长了翅膀，飞遍了草原，飞到了几千里远的沈阳城。

正值天聪汗遴选东宫妃，蒙古各部落都想借此机会插足后宫，可是明珠先有的美名第一个进入了候选名单。一个月前，她

的父亲戴青贝勒带回了天聪汗王的口谕，叫她到沈阳接受相亲。天聪汗如果相中了她，她就留在宫中作王妃了，如果相不中就再回草原。她对沈阳城、宫殿和宫中的人都充满了神秘感，早就想去看看，至于留不留在宫中她没什么特别的渴求，毕竟年龄小，不懂得其中的含义，更何况她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但是毕竟是出远门，而且是去那被草原的人们视为天堂的地方。于是她和她的母亲立即收拾行装要跟着父亲上路，姐妹们一听这个消息，都要来伴送，也是想借机会玩一玩。人多消耗也多，安全的担子也重，于是戴青带了一支很大的队伍往沈阳来，他也有一个小心眼，除了明珠之外其他女眷也有姿色，多选上几个不是更好吗。

经过二十余日的行程，他的这支队伍于昨天（天聪六年二月初六）终于扎营在沈阳城南郊外了。

今天天一亮，他就进城参见天聪汗。天聪汗十分忙，得知他的到来非常高兴，叫他传令部下扎营盘在城外休息。挨到吃午饭的时候单独接见了她，还是那句话，相中了就留下，相不中就带回去。在宫中他又同几个熟人有意寒暄，他想听道喜的话，或者是有关的信息。可是一句也没有听到，而且谁也不愿意多说话似的。他也理解此时不能多问，只好带随从出城回营。

明珠的母亲心情也是沉沉的，早晨把备好的衣妆都拿了出来，各个检点，盘算哪套衣妆什么时候穿合适，她已经盘算一个月了，翻来覆去的。明珠没有比母亲晚起多长时间，梳洗打扮忙了一上午带过晌，连早饭和午饭都没吃好。她和她的母亲、姐妹们及其他亲眷们都有点忙累了，也忙得差不多了，坐下来休息，说着笑话。她们不言而喻地在等待着，等待她的父亲戴青贝勒的归来。几个侍女不时地轮番将头伸出帐外张望，正当大家笑语连声时，一个小侍女大声喊：“他们回来了！”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群马奔腾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帐篷里的人们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

戴青贝勒跳下马，把缰绳交到随从手里。早已有人为他掀开了门帘，他稍微低着头钻进了帐篷。他通红的大脸庞，两道粗黑

的眉毛和络腮胡子显现着他的粗犷和健壮，人高马大的身材，和那双大手，给人一种所向披靡的威慑力。他一身蒙古贵族的打扮，头戴紫貂暖帽，帽的正中镶嵌着硕大的东珠通透明亮，大东珠的两侧排着由大到小的数十颗东珠。在正中大东珠上面嵌着比东珠还大的金佛闪着金光，仅这顶帽子就表明了他的尊贵，他是领有万帐的扎鲁特贝勒，扎鲁特人的领袖。

他的妻子为他摘下帽子，转递给侍女，又为他脱下蟒缎吊面的貂皮蒙古袍。帐篷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地望着他。他脱掉沉重的大皮靴，坐到了红毡上的缎面蒲团上。没有表情的脸叫周围的人们不敢发问，他接过妻子送过来的冒着热气的奶茶，喝了一碗。第二碗奶茶妻子还为他撒上了黄澄澄的炒米。他一边咀嚼着芳香的炒米，一边慢慢地开了口：“汗王明天要派人来看看，看好了就收下，看不好就得回去。”年轻的女眷们争着说：“还能选不上吗？哪找这么美的姑娘。”妻子微微地摇了摇头。戴青知道妻子的意思，因为那也是他担心的事情。

他一面审视着自己的女儿，一面充满自信地说：“我出宫之前打听了一下，没有科尔沁的人。别部蒙古也不知道这事，只要那些汉文臣不说什么就行。”妻子附和着说：“科尔沁贝勒该满足了，正宫都是他们的了。”戴青盘算着说：“如果选上了，位在东宫，仅次于正宫。”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兴奋地说：“明天，如果汗王先派汉臣们来看视，就给他们每人塞一份厚礼，叫他们的嘴甜点。”

帐篷里的人兴奋了，好像这样就一切成功了。于是帐篷里热闹起来，戴青传话，各帐杀羊煮肉。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金顶大帐里的人们团团围坐，冒着热气、散发着浓香的羊肉在每个人的手里，被撕成小块塞到嘴里。沁人心脾的羊肉和奶茶，还有糜酒的香气伴着由衷的笑语欢歌，一直传到帐外广阔的天地间。其他帐篷里的人们就像得了命令一样，歌声琴声大作，那悠扬而又带点悲怆的马头琴声，和抒发蒙古人宽阔胸怀与悠久历史的长调，弥漫了苍穹和旷野。金色的月亮升起来了，闪烁的星星渐渐地布满天空。人们继续吃着、喝

着、拉着、唱着、跳着，把内在的一切都宣泄了出来。

夜深了，男人们醉倒了，女人们唱累了，几百号人马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广大的天地之间。

在清宁宫里，西山墙上祖宗龕前香烟缭绕，烛光闪烁。南北炕都烧得热乎乎的。南炕的小桌上，两支大蜡烛照得桌面、炕面通亮。博尔济吉特氏端起紫砂壶，往紫砂碗里斟茶，一股浓香扑鼻而来。

皇太极坐在黄缎子包皮的蒲团上，正埋头披览着文札。浓烈的茶香使他抬起头，朝博尔济极特氏微微一笑。他端起精致的紫砂碗，一口喝下。热茶给他带来了沁入心脾的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朝妻子耸了耸肩。博尔济极特氏接着把茶碗斟满，皇太极又是一饮而尽。博尔济极特氏轻声地说：“汉人的好东西真多。”皇太极频频点头，轻声回答：“我们是迟早要进关的，姓朱的能坐天下，我们怎么就不能！”说着又埋头看文札。博尔济吉特氏把一件黄袍披到了皇太极的身上，然后陪坐在炕沿上。

已经是小半夜了，博尔济极特氏为他沏了一壶又一壶茶。皇太极终于看完所有的文札，他两手十指交叉翻过来扣在头上，展一展腰身，向后一躺，伸直了腿，热乎乎的炕烙着他那疲惫的身躯。他感到非常舒服。博尔济极特氏赶紧拉过来一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

皇太极用力张开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一下子坐了起来，说：“传范文成来！”博尔济极特氏赶快传话给站在门外的太监。

不过是喝两壶茶的工夫，皇太极从酣睡中被唤醒。他打了个哈欠，晃了晃头，定睛一看，沉着稳重的范文成已经站在炕沿边了。这时，博尔济极特氏已经退到里间卧室去了。范文成微笑着等待问话。皇太极一下子十分清醒，他端坐在黄色蒲团上，示意范文成坐下。范文成走到门边，拿来一个马扎，坐在炕边，与皇太极相对。

皇太极说：“如果选扎鲁特蒙古做东大妃，你看会有什么为题吗？”

主子的担心范文成是十分清楚的，他两手按在炕沿上，低下了头又很快抬了起来。慢条斯理地说：“大王戴青和那些扎鲁特的台吉们几经惩治，已经心服了。至于会不会有变，现在的局势他们是明白的，明朝大势已去，察哈尔部已人心浮动，林丹汗恐怕只有逃命的份了，扎鲁特只有依靠我们了。依臣之拙见，戴青心里想的就是怕选不上。”

这样的回答是在皇太极的深思熟虑之中的，他们君臣之间已经讨论过两次了。他又问：“喀尔喀蒙古知道会怎么样呢？”

范文成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大王不久就要登基做皇帝了，皇上至贵至尊任意所为，不能被任何人左右。明天大王只管相看戴青女儿的品相，喜欢就要。”

皇太极赶紧问：“不喜欢呢？”

范文成说：“可以不要退！”

皇太极沉吟了，他的婚姻是令人人羡慕的，因为全国的美女任他挑选。他的妻子们也很多，但左挑右选只有两个进入他的寝宫宅院。博尔济极特氏服侍他很周到，她的娘家科尔沁部落是最忠实于后金的，按辈分、资格应该居后宫之首，他也这样打算的。还有一个也是从娘家的势力考虑的，打算安排在西宫。其他的妻子多是女真部落首领的女儿，跟随他多年乃至十几年、二十几年，都老了。除了有儿女的外，都转赠属下有功的将士臣僚们了。打算留下为他生儿育女的十一人居住在配宫里。另外几个靠政治联姻进了他家门的蒙古妻子，也希望进东宫，拼命地钩着他，可是他都没有相中，空着的东宫要留给他做梦都想着的人。别人不理解他，他有一种埋在心底的渴望，渴望有唐玄宗那样的桃花运，找到一个像杨贵妃那样的女人，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范文成是老谋深算的汉族文臣，只有他最理解皇太极，他的进言都合皇太极的心思，在皇太极的心目中他是最可信赖的，所以凡事与之商量。范文成知道此刻皇太极在想什么，他说：“大王选妃是国家大政应当经常举行废黜也是随时随刻的任大王一句话而已。女人吗，如同衣服穿脱自如。”

皇太极的心亮了，他一字一句地背诵前几天范文成教的《诗

经·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 左右芣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范文成没想到这首诗皇太极能背诵得如此流利，从心里佩服他的记忆力。他伸出大拇指，轻晃着头，啧啧赞叹。

皇太极抿着嘴眯着小眼 晃了晃头说：“求而不得呀！”范文成眯着眼睛 念念有词：“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静女其变 遗我彤管。彤管有炜 说怿女美。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范文成睁开眼睛 看着皇太极那疑问的目光 接着说：“这首诗也是《诗经》里的《国风》篇名叫《静女》。是一个美少年讲述与美女幽会的情景：娴静姑娘一朵花 约我幽会城墙下。有意隐藏不露面 惹我徘徊挠脑袋。娴静姑娘美婵娟，赠我一支红笛管。红红笛管闪闪亮，叫我心中好欢畅。送我野外香芍药 美妙绝伦不寻常。不是芍药不寻常 美人所赠情意长。”

皇太极听了高兴得拍着大腿仰面大笑，接着说：“我若有这个静女就好了”说着叹了口气。范文成语调非常诚恳地说：“大王是盖世的英雄，功成名就，美名远扬，什么样的人才都能聚拢到大王的旗下，也一定会有绝世的美女来到大王的身边。”

皇太极也是极坦诚地说：“功成名就倒谈不上，国家大事千头万绪摆在面前，一点也不敢疏忽，疏忽一点就是大错，一点也不敢怠惰，不往前走就是灭亡。但是回想父王那个时期，现在是往前走了不少，无愧于父王的期待。我自幼随父打猎出征，出生入死快三十年了，总是觉得累。其实累也无妨，大男人大丈夫就要做成大事。可是大丈夫还要有家呀！”范文成以安慰的口气说：“天下这么大一定有好女子配大王，过去忙于军国大事，今后可要留心此事了。”说到这里，君臣二人会心地笑了。

清晨，东方的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色，皇太极已经站在清宁宫的院子里，一边深吸着新鲜空气，一边伸展四肢活动腰身。刚

刚四十一岁的他已经有点发胖了，他感到身子不如从前那么轻快。他走到房山头上，寻来了把大石锁，他把它提到院子中央放到地上，扭了扭腰，重新抓住石锁，运足了气，猛地向上一举，再把它摔到地上，他满脸涨得通红却没有喘气。他又活动活动身子，用另一只手抓住石锁，又一次加力举起石锁，特别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放到地上。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满意，力气不减当年呢！他充满了自信。

他吃过了早饭，一碗奶茶，两只鸡腿，还有两个饽饽。

他来到崇政殿，将臣们早已等在那里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奏报，他一件事一件事地安排。一个多时辰过去了，他有点口干舌燥，看见几个汉族文臣似有话要说的样子，便盯住了他们，他知道他们要说的就是进兵山海关的事，与明朝决战是他的目标，可是不能急。

书房秀才高士俊跨步上前，皇太极不等他开口先说：“扎鲁特蒙古贝勒戴青带着他的家眷扎营盘在城南，你们几个秀才去为本王相一相戴青的女儿，她的品相够不够作东宫大妃，现在就去。”皇太极知道汉族人的审美标准，他想要的就是有汉人味的美人，但不要汉族人，这是父亲定下的规矩，所以叫汉族文臣去相亲。

高士俊没有想到派他去做这件事，他与在场的书房秀才李栖霞、马国柱、王文奎一起转身出了崇政殿。

在金顶大帐里人们等得急了，特别是那个明珠姑娘不能像平常那样随意活动，更觉时间难捱。整个大帐内红彤彤光闪闪，厚厚的红毡铺地，周围挂着绣满花鸟的彩色挂毡，帐子里暖融融的，帐子中间茶炉上坐着茶壶，茶壶冒着热气，散着茶香。

明珠坐在正面，她的背后高高地擦着色彩艳丽的绣花缎被褥，擦在一起的两个绣花缎面长方枕头压在姑娘的肘下，姑娘斜身坐在又厚又软的红缎被上，绿缎被压在她的小腿上。她已经这样坐了一个时辰了，中间几次起来活动活动。她面前的小茶几上摆着精致的茶碗和多样饽饽，壶里的奶茶是新添的。姑娘等得有

点不耐烦了，时常皱皱小眉。她的母亲心疼女儿，可是如果女儿选入宫中，必须学会耐着性子过日子。

戴青贝勒派的亲兵，骑着马等在通往盛京得胜门的大道上。戴青不知道大王会派谁来相亲，叮嘱亲兵们，见到从城里出来的官员就及早通报。

高士俊等四人骑马出了城，一眼看见一条由马踏来踏去形成的路，直通远处的一群帐篷。不用问那里就是戴青的队伍了，他们直奔而去。

戴青带着亲随们迎了过来，双方都下了马。高士俊等特别通报了自己的身份。戴青此时不论职位高低，最热烈地同每一位行抱见礼。明珠的母亲和其他眷属候在金顶大帐外，她们平时是尊贵的福晋、格格，现在深深地低下了腰。

高士俊等进了大帐，眼前的景物叫他们为之一惊。富丽华贵的帐内，一位平时少见的美女对着他们行了抚鬓礼，他们不管以后怎样，现在是钦差，还礼也仅是报以微笑。他们在姑娘前面席地坐下，戴青的亲随、侍女们忙着斟茶，给每个人送上热气腾腾的奶茶。高士俊等一边寒暄着，受大王派遣慰问贝勒一行，一边端详着明珠姑娘。

戴青一边应酬着一边查看着“钦差们”的表情，揣摩他们的心理活动。戴青的福晋忙着添茶递果的，还得看着自己丈夫的表情、示意。明珠姑娘在生人面前从不畏怯，她满不在乎地对看着这些客人，看得不耐烦了就摆弄着手中的镶金边如意。高士俊等人对姑娘已经相看明白了，把目光收回到戴青的身上。戴青明白“钦差们”要走了，他示意老婆，他的福晋明白，赶紧转身到帐外传令去了。

戴青手举着茶杯，脸上布满神秘的笑意，他说：“各位钦差，我本想请各位留下来吃我们的手把羊肉，喝我们的糜酒，可是怕耽误了公事，先送上我们的一点土产，略表敬意，请各位收下。”说着，把一个一个的羊皮口袋送到钦差的怀中。小声对着钦差们的耳朵说：“小女之事还请各位钦差在汗王面前美言才是。”说着，单膝跪下，行了个女真人的单跪礼，站起来又双手抱拳行了

个汉人的抱拳礼。戴青真是无法表达恳求的心情，如果割他身上的肉好使，他会毫不吝惜的，他把高士俊等送到很远才回来。

高士俊等漫步在大道上，回头看已经离戴青很远了，就开始商量如何向汗王汇报。李栖凤说：“请士俊兄先说说意见，汗王点的是兄台的大名啊！”其他的人异口同声说：“好，请高兄发表高见。”高士俊无法推脱，只好说：“论姑娘的模样还是不错的，也有高贵的气象。”说到这里他沉吟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催促他。他咋了一下嘴说：“这个小姐性格上，也可能有点野，这样的性格也可爱，可是做王妃……”他的话又停住了。不用往下说大家都赞许地微微点点头。略微沉默了一会儿，高士俊说：“各位兄台，鄙人说的都是大实话，都是为汗王着想，为后金国着想啊！也许我说的不对，请各位兄台发表高论。”说完他向各位抱拳作揖。

王文奎是个南方人，操着浙江口音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出一点点差错我们兄弟四人谁也担待不起，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

马国柱深有同感地说：“就如我们平常人相亲，一人一个眼光，别人都看着不合适，可是当事人就看着合适。”这一句话点明了大家的心，是呀，说好是责任，说不好也是责任。

李栖凤和王文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请汗王自己来看吧。”马国柱对高士俊说：“士俊兄带我们来的，请士俊兄代大家奏明汗王吧。”不等高士俊表态，其他两人同声赞同。高士俊只好应许，他不甘示弱地说：“各位兄台，论年龄在下最小，说不周全的地方请补正才是。”其他的人马上应声：“好说！好说！”

说话之间他们已经进了关门，每个人都把羊皮口袋摸明白了，里边的奶酪、黄油之外，沉甸甸的元宝有两个。他们悄悄地把元宝掏出来揣进怀里，互相看了看，会心地笑了。

皇太极从崇政殿出来进了书房，正想稍微休息一下，高士俊等前来回禀。四个人站成一排，先跪下叩头，然后站起来。皇太极问他们：“相看如何？”高士俊赶紧上前一步说：“大王陛下，我们四人到了戴青的金顶大帐，相看了他的女儿，可是她可不可以选

入宫中，还得大王亲自相看才好。”说完，他抬头看看皇太极，正与皇太极的目光相对，赶紧低下头。皇太极把目光转向其他三人，这三人赶紧上前跪下说：“根据汉人法典，选妃的最后—关是皇上亲自看的，皇上慧眼识人。”皇太极听着觉得有理，示意他们退下。高士俊补充说：“戴青送给我们一点礼物，说是土产，放在门外的马背上，请……”皇太极说：“你们就带回去吧。”四人同声说：“谢大王！”

十三日过晌，皇太极传令侍卫，快马通知戴青，大王要来相看了。

金顶大帐里每一天都是紧张的，首先是心情紧张，不知道结果怎样，其次是仍然要盛装以待。到了下晌大家无事可做又不能乱动。今天早晨照旧又忙碌起来，明珠姑娘几天来一直被拘在帐篷里，不能骑马驰骋，有些憋得慌。福晋早就看出来，她特别嘱咐女儿：“不要急，要过宫殿里的日子就得耐住性子。”她怕女儿不爱听，两手托起女儿那美丽的脸颊，亲昵地说：“我的女儿一直表现不错，以后定能成为人人羡慕的王妃。”

明珠茫然地问：“母亲总说王妃王妃的，王妃是什么样啊，我能做的来吗？”福晋一边为她整理衣饰一边说：“王妃美丽，衣饰也光彩照人，像你现在这样。”明珠高兴地说：“王妃这么好当啊！”福晋俯在她的耳边小声说：“美还不够，还得会管人，叫周围的人都由你摆布。”明珠接话说：“就像你呗”。福晋说：“我只不过是贝勒的妻子，而你要当汗王的妻子，能耐还要大。”明珠皱着眉头说：“那可就难了。”福晋满有信心地说：“你是贝勒的女儿，管人是你的天性，到时候你就会了。可就是要磨炼点你的耐性，要能刚也能柔，能屈也能伸。”自从家里出来，母亲就一直这样千般教诲，万般叮嘱，明珠已经被调教得像个大人了。父亲的话很简单，告诉她：什么都不用怕，她不仅有做贝勒的父亲做福晋的母亲，而且有万帐扎鲁特蒙古。父亲的话给她吃了定心丸。

金顶大帐里的人们忙了大半晌，又闲了大半晌，以为这一天可能又是白等了。戴青在隔壁帐篷里同他的弟弟根度尔台吉、儿

子桑阿尔寨台吉、博尔晋台吉及大臣们商量，不管汗王要不要明珠，也向汗王请婚，把根度尔的女儿白云也嫁到宫中去，以后要把联姻当成扎鲁特部的头等大事。兄弟子侄们正在议论中，忽听到急促的马蹄声，他们一拥来到帐外，看见两个侍卫模样的人从奔马扬起的灰尘中钻了出来，瞬息之间快马来到跟前。侍卫长跳下马来，单膝跪下说：“禀报贝勒大人，汗王殿下下一个时辰之内就到。”说完上马扬鞭，急促返回了。这一下子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有帐子里的人们都忙了起来。

戴青嘱咐福晋说：“明珠见了汗王一定要下跪。”说完就带着他的台吉臣僚侍卫们上马迎接汗王去了。

福晋赶紧把眼光投向明珠，所有的女人也都把目光投向了明珠。大家一面重新给姑娘梳妆打扮，一面整理帐内，备茶点。福晋嘱咐女儿说：“汗王一进帐要行跪叩礼，给汗王请安。”明珠问：“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福晋说：“小女给汗王请安，恭祝天聪汗基业永固，寿康吉祥！”明珠重复了两遍，扬一扬眉毛高兴地说：“我会了！”福晋表扬她说：“我的女儿就是聪明，别忘了，行跪叩礼时，汗王不叫你抬头时千万别抬头，他叫你抬头时要慢慢抬头，这样才显得有身份有教养。”福晋还没有嘱咐完，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马蹄声，她赶紧传话叫所有的女眷们出帐迎接，又回头最后扫视了全帐，走到帐外。

皇太极在金顶大帐前停住了马，福晋赶紧上前跪在马前，一面叩头，一面高呼刚才教明珠的那套话。她的后面跪下了几十个穿缎袍的女眷，一片艳丽光彩，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来。皇太极下了马，女眷们起身闪到两边，形成一个夹道，她们躬身伏首。皇太极漫步向大帐走来，戴青等紧随其后。

皇太极面对着从蒙古草原深处来的姑娘坐了下来，审视着那花容月貌光彩照人的只有十三岁的少年女儿，那满月一样的脸庞，秀眉之下的一双单凤眼，俊俏的鼻子，在闪动朱光的红唇中露出像牛奶一样纯白的牙齿。皇太极在心中揣摩，戴青这个不易驯服的野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天仙一样的女儿。他用蒙古

语问：“会说汉语吗？”明珠轻轻摇了摇头，又问：“会说女真话吗？”明珠又是轻轻摇了摇头。皇太极把不多的笑容收敛了，微皱了一下眉。戴青赶紧跪下说：“明珠会很快学会女真话的，汉语也不难，在汗王陛下处什么都能学会。”说着看了一眼明珠，明珠赶紧跪下说：“我一定能学会女真话、汉语，请陛下放心。”皇太极笑了，他心中满意明珠的反应快，有个机灵劲。

皇太极站起身来，命下人道：“明天把聘礼送来，后天头晌备车和轿，中午大宴。”转身往外走，后面一片感恩、叩头之声。

戴青等的欢喜自不待言。

第二天，他们收到了宫中人送来的聘礼：有三匹驮着甲冑的雕鞍辔的马、七匹驮甲冑画鞍马；赐给福晋莽缎十匹、貂皮袍一件，赐给各台吉雕鞍辔马、插有弓箭的雕花撒袋、镂花腰带、镂花腰刀、缎子、佛头青布、烟、貂皮夹里披领、猞猁皮坎肩、貂皮帽；赐给随行大臣佛头青布、缎子、镂花腰刀及各随行人员布匹多少不等。礼物一到，所有的人欢喜雀跃。

第三天，天聪六年（1632）二月十二日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戴青和他的妻子天刚刚亮的时候就起来了。他们的女儿今天就进宫做王妃了，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不止他们高兴，整个来到沈阳城的扎鲁特人都高兴，因为动荡不定的扎鲁特从此会得到天聪汗的特别关照。大家齐帮对手地收拾行装，大家不分男女尊卑，都是缎帛加身，光彩夺目，等待汗王接亲的人到来。

明珠今天也非常高兴。她今天按照女真人的打扮，乌黑的头发都集中到了头顶，盘了个小山一样的发髻，“小山”上插着鸟头饰，头饰周围遍插珠玉金银，黄缎镶边的大个金佛头戴在头饰前面，金项圈、金臂圈、金手镯、金戒指、金脚镯，遍身金饰。穿上了汗王送来的衬衣衬裤，外罩红色莽缎夹袍，下身系着红缎罩面下缘貂毛外翻的捏褶裙，足蹬鹿皮筒靴，外罩黄缎面披风，在朝阳的照耀下红彤彤光闪闪，明珠是十分的美丽八面的威风。

天过午时，后金礼部侍郎李伯龙带着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地到了。于是两伙人合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前导是迎亲的人，喷

呐锣鼓齐鸣，接着是车队，里面坐的是福晋和台吉们的妻子们，再是汉人抬的一乘乘花轿。

贺喜声和欢笑伴着明珠的脚步，明珠喜滋滋坐到了最漂亮的八抬大花轿里面，周围的女人们也是花枝招展地钻进了四抬小轿里、车里。后面戴青和李伯龙并排骑马说说笑笑，台吉侍卫们随后。

这支喜庆的队伍没有直接进入得胜门，而是绕远从怀远门进入。怀远门敞开着，八旗兵丁列队两旁，城里的人们停下了手里的活计驻足观望，这支有声有色的队伍穿过夹道的人群，来到了清宁宫门前。

明珠在母亲和婶子们的簇拥下，款步迈进了清宁宫，她和所有送她的人都非常高兴，以为从此迈进了至贵至尊的天堂。她根



怀远门

本没想到时隔三年又退了出来。院子里早摆好了十张桌子，皇太极坐在正房屋檐下的鹿角椅上。各位贝勒、台吉和大臣们也散坐在各桌旁。

明珠和母亲们赶紧上前行跪叩礼，皇太极亲自扶起明珠，令她坐到自己身旁。戴青等与皇太极行了抱见礼。大家分头坐下，热气腾腾的手把肉端了上来，各种果子摆满桌子。人们喝酒吃肉，纷纷向皇太极道贺。

根度尔上前单膝跪在皇太极面前，把酒杯举起说：“天聪汗陛下，我有一女叫白云，也有些姿色，愿许配汗王家族的任何一家，请指婚。”皇太极笑着问：“白云几岁了？”根度尔诚恳地说：

“十一岁，到了婚嫁的年龄。”戴青从旁附和。皇太极把目光扫向了兄弟子侄们，最后定在了多尔衮的脸上。只有十九岁的多尔衮立刻明白了，快步走到皇太极面前，单膝跪下，请求说：“臣愿娶白云姑娘，请求大王陛下许婚。”皇太极笑眯眯地看着多尔衮说：“好，你们就商量选择吉日吧，我还有礼想送呢。”

第  
二  
章  
  
邂  
逅  
美  
女